



岁月在，
我在

张晓风

著

贴向生活，贴向平凡，山林可以是公寓，
电铃可以是诗，让我们且来从俗。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mpany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ZITU
紫图

贴向生活，贴向平凡，

山林可以是公寓，

电铃可以是诗，

让我们且来从俗。



岁月在， 我在

张晓风 著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岁月在, 我在 / 张晓风著.
— 北京: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6.4
ISBN 978-7-5502-7255-2

I. ①岁…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762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6-1397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
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岁月在, 我在

项目策划 紫图图书 ZITQ®
监 制 黄利 万夏
丛书主编 郎世溟

作 者 张晓风
责任编辑 牛炜征
特约编辑 宣佳丽 路思维 李美龄
装帧设计 紫图图书 ZITQ®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
北京嘉业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30 千字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9.25 印张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502-7255-2
定价: 39.9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若有质量问题, 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
纠错热线: 010-64360026-103



目录

Contents

Chapter

1

岁月在，我在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002

传说中的宝石、 >004

我在 >006

玉想 >013

正在发生 >023

生命，以什么单位计量 >025

行行重行行 >027

常常，我想起那座山 >044

得有时，舍有时

Chapter

2

我何需花呢？这些日子本来就如同花心中的小憩。

我何需云影？它们在我窗前日夜周游。

我何需额外的闲情？我早已拥有它

——在我心灵的深处。

- 我有 > 066
- 爱情篇 > 070
- 我喜欢 > 075
- 地毯的那一端 > 084
- 一个女人的爱情观 > 093
- 当下 > 098
- 劫后 > 102
- 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 > 106



Chapter

3

愿你收到别人的感念

我知道有一天将有别人念你们的名字，
在一片黄沙飞扬的乡村小路上，
或是曲折迂回的荒山野岭间，
将有人以祈祷的嘴唇，默念你们的名字！

- 念你们的名字 > 112
- 皮，多少钱一片 > 118
- 老师，这样，可以吗？ > 121
-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 124
- 半局 > 128
- 一篇四十年前的文章 > 140



生命的厚礼， 只赐给肯于一尝的人

Chapter

4

凡眼睛无福看见的，只好用想象去追踪揣摩。
凡鼻子不及嗅闻的，只好用想象去填充臆测。
凡手指无缘接触的，也只得用想象去弥补假设
——想象使我们无远弗届。

- 一钵金 > 146
- 一碟辣酱 > 151
- 一句好话 > 153
- 一山昙华 > 159
- 月，阙也 > 162
- 缘豆儿 > 166
- 星约 > 168



Chapter

5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想想年轻是多么好，
 因为一切可以发生，也可以消弭，
 因为可以行可以止可以歌可以哭，
 那么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时间 > 180

只因为年轻啊 > 182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 194

林中杂想 > 197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 > 206

步下红毯之后 > 212

酿酒的理由 > 219

你不能要求简单的答案 > 224

Chapter

6

初心

人是要活很多年才知道感恩的，
才知道万事万物包括投眼而来的翠色，
附耳而至的清风，无一不是豪华的天宠。

- 画晴 > 236
- 情怀 > 242
- 初心 > 252
- 春之怀古 > 257
- 春日两则 > 259
- 矛盾篇之一 > 263
- 矛盾篇之二 > 267
- 矛盾篇之三 > 273

Chapter 1

岁月在，我在

树在。山在。大地在。

岁月在。我在。

你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人生的什么和什么

到底是哪两项呢？要猜，也真累人，是“物质与精神”吗？是“身与心”吗？是“爱情与面包”吗？是“生与死”吗？或“爱与被爱”？

她的手轻轻地搭在方向盘上，外面下着小雨。收音机正转到一个不知什么台的台上，溢漫出来的是安静讨好的古典小提琴。

前面是隧道，车流如水，汇集入洞。

“各位亲爱的听众，人生最重要的事其实只有两件，那就是……”

主持人的声音向例都是华丽明亮的居多，何况她正在义无反顾地宣称这项真理。

她其实也愿意听听这项真理，可是，这里全是隧道，全长五百米，要四十秒钟才走得出来，隧道里面声音断了，收音机只会嗡嗡地响。她忽然烦起来，到底是哪两项呢？要猜，也真累人，是“物质与精神”吗？是“身与心”吗？是“爱情与面包”吗？

是“生与死”吗？或“爱与被爱”？隧道不能倒车，否则她真想倒车出去听完那段话再进来。

隧道走完了，声音重新出现，是音乐。她早料到了四十秒太久，按一分钟二百字的广播速度来说，播音员已经说了一百五十个字了，一百五十个字，什么人生道理不都给她说完了吗？

她努力去听音乐，心里想，也许刚才那段话是这段音乐的引言，如果知道这段音乐，说不定也可以又猜出前面那段话。

音乐居然是《彼得与狼》——这当然不会是答案。

依她的个性，她知道自己会怎么做，她会再听下去，一直听到主持人播报他们电台和节目的名字，然后，打电话去追问漏听的那一段，主持人想必也很乐意回答。

可是，有必要吗？四十岁的人了，还要知道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和什么”吗？她伸手关上了收音机。雨大了，她按下雨刷。

传说中的宝石

每一天的日出，我的眼睛都可自动对准太阳而射出欢呼和华彩——并且，这一块（不，这两块）永不遭窃。除非，有一天，时间之神自己亲手来将它取回。

那年初秋，我们在韩国庆州土含山佛国寺观日出。

清晨绝冷，大家一路往更高更冷的地方爬去，爬到一座佛寺，有人出面为那座并不起眼的佛像做一番解释：“啊哟！你们来的时候不对！如果你们是十二月二十二号那天来，就不得了啦！那菩萨的额头中间嵌着一块宝石哩！到了十二月二十二号那天早晨，太阳的角度刚好照在那块宝石上，就会射出千千万万条光芒，连海上远远的渔船都看得见呢！”

我们没有看到那出名的“石窟庵菩萨”的奇景，只好把对方词不达意的翻译放在心上，一面将信将疑地继续爬山路。那天早晨我们及时到达山顶，兴奋地从云絮深处看那丸蹦跃而出的血红日出。

每想起庆州之行虽会回想那看得到的日出胜景，却不免更神往那未曾看到的万道华彩。其辉灿绚丽处，果如传说中说的那么

神奇吗？后来又听人说，那块宝石早就失窃了。果真失窃，那么，看不到奇景的遗憾，就不仅是我一个人的了。这件事在我心里渐渐变成一件美丽的疑案，我常想，如果宝石尚在，每一年的某月某时某分，太阳就真可以将一块菩萨额头的宝石折射成万道光华吗？我不知道，然而，我却知道——

如果，清晨时分我面对太阳站立，那么，我脸上那平凡安静的双瞳也会因日出而幻化为光辉流烁的稀世黑晶宝石！不必等什么十二月二十二日，每一天的日出，我的眼睛都可自动对准太阳而射出欢呼和华彩——并且，这一块（不，这两块）永不遭窃。除非，有一天，时间之神自己亲手来将它取回。

我于是憬悟到自身的庄严、灿美，原来尤胜于在深山莲花座上趺坐的石佛。

我在

树在。山在。大地在。岁月在。我在。你
还要怎样更好的世界？

记得是小学三年级，偶然生病，不能去上学，于是抱膝坐在床上，望着窗外寂寂青山、迟迟春日，心里竟有一份巨大幽沉至今犹不能忘的凄凉。当时因为小，无法对自己说清楚那番因由，但那份痛，却是记得的。

为什么痛呢？现在才懂，只因你知道，你的好朋友都在那里，而你偏不在，于是你痴痴地想，他们此刻在升旗吗？他们在操场上追追打打吗？他们在教室里挨骂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啊？不管是好是歹，我想跟他们在一起啊！一起挨骂挨打都是好的啊！

于是，开始喜欢点名，大清早，大家都坐得好好的，小脸还没有开始脏，小手还没有汗湿，老师说：

“×××”

“在！”

正经而清脆，仿佛不是回答老师，而是回答宇宙乾坤，告诉天地，告诉历史，说，有一个孩子“在”这里。

回答“在”字，对我而言总是一种饱满的幸福。

然后，长大了，不必被点名了，却迷上旅行。每到山水胜处，总想举起手来，像那个老是睁着好奇圆眼的孩子，回一声：“我在。”

“我在”和“某某到此一游”不同，后者张狂跋扈，目无余子，而说“我在”的仍是个清晨去上学的孩子，高高兴兴地回答长者的问题。

其实人与人之间，或为亲情或为友情或为爱情，哪一种亲密的情谊不是基于我“在”这里，刚好，你也“在”这里的前提？一切的爱，不就是“同在”的缘分吗？就连神明，其所以为神明，也无非由于“昔在、今在、恒在”，以及“无所不在”的特质。而身为一个人，我对自己“只能出现于这个时间和空间的局限”感到另一种可贵，仿佛我是拼图板上扭曲奇特的一块小形状，单独看，毫无意义，及至恰恰嵌在适当的时空，却也是不可少的一块。天神的存在是无始无终浩浩莽莽的无限，而我是此时此际此山此水中的有情和有觉。

有一年，和丈夫带着一团的年轻人到美国和欧洲去表演，我坚持选崔颢的《长干行》作为开幕曲，在一站复一站的陌生城市里，舞台上碧色绸子抖出来粼粼水波，唐人乐府悠然导出：